

Murder Case

钟表馆幽灵

[日]绫辻行人 推理小说集

5

吴崇译
张伟年

日本本格派推理大师·当前日本最炙手可热的推理小说家



珠海出版社

吴崇 张伟年 译

钟表馆幽灵

[日] 绫辻行人 推理小说集

⑤

珠 海 出 版 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3-3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表馆幽灵 / (日) 绫辻行人著；吴崇，张伟年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4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ISBN 7-80689-199-4

I . 钟 … II . ①绫 … ②吴 … ③张 … III . 侦探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236 号

《時計館の殺人》

©绫辻行人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Beijing, China.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钟表馆幽灵 Zhongbiao Guan Youling

©绫辻行人 著 吴崇 张伟年 译

终 审：潘自强

策 划：潘杜鹃

责任编辑：潘杜鹃

封面设计：海啸工作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2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2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印 制：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5 字数：29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689-199-4/I·484

E-mail：zhcbs@zhcbs.com

网 址：www.zhcbs.com

定 价：22.00 元

主要出场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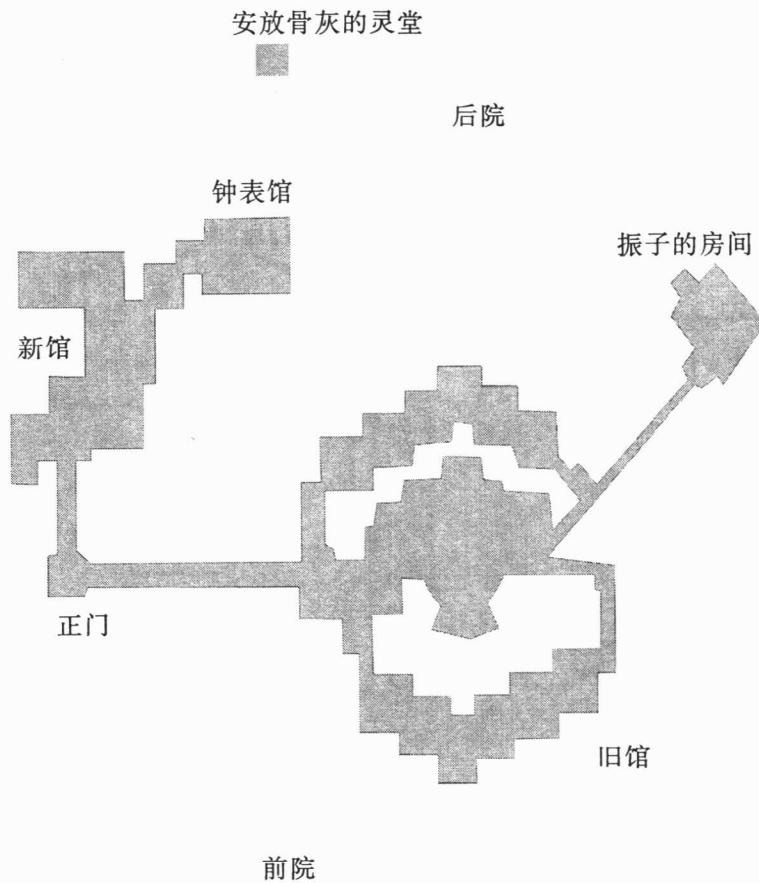
古峨伦典	钟表馆的上一代主人，古峨精密仪表公司前会长，已故（63岁）
时代	伦典的妻子，已故（28岁）
永远	伦典的女儿，已故（15岁）
由季弥	伦典的儿子，钟表馆现主人（16岁）
足立辉美	伦典的妹妹，由季弥的监护人（58岁）
马渊长平	伦典的朋友（70岁）
智	长平之子，永远的未婚夫，已故（22岁）
野之官泰齐	伦典信赖的算卦先生（84岁）
伊波裕作	钟表馆用人，已故（40岁）
纱世子	裕作的妻子，钟表馆现任管家（46岁）
今日子	裕作的女儿，已故（9岁）
寺井明江	护士，已故（27岁）
寺井光江	明江的妹妹（32岁）
长谷川俊政	古峨家的主治医生，已故（52岁）
服部郁夫	伦典的部下，已故（45岁）
田所嘉明	钟表馆用人（55岁）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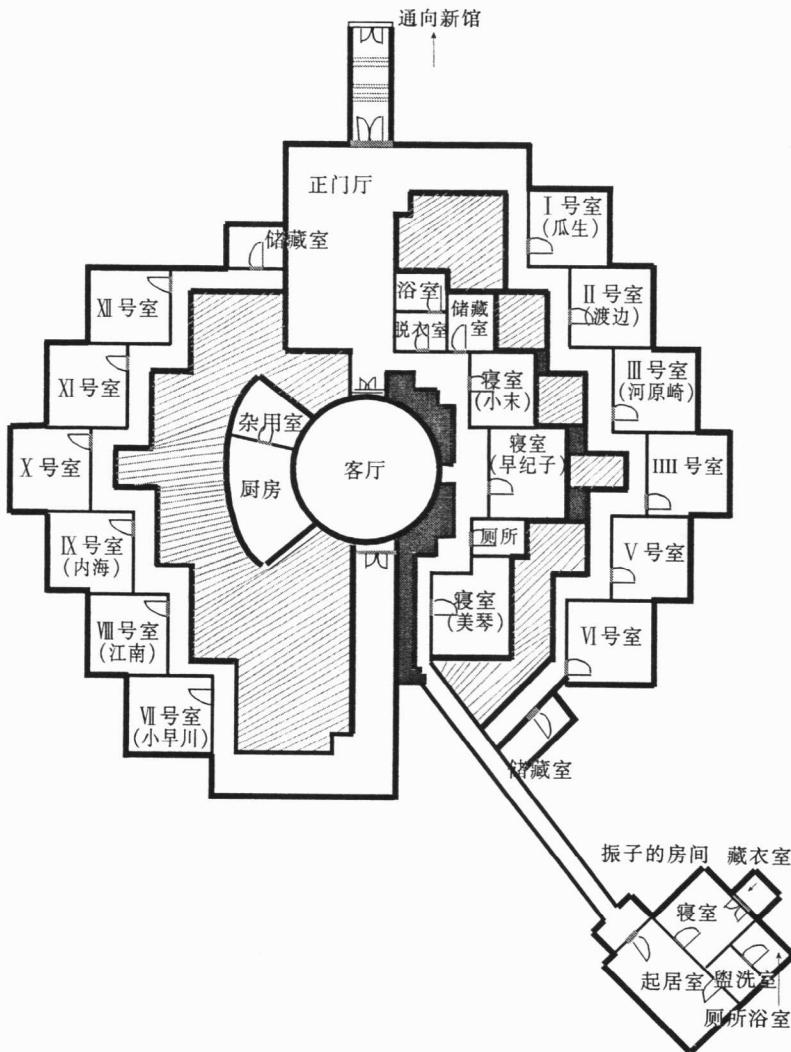
- 小早川茂郎 稀譚社发行的杂志《CHAOS》的副总编辑（44岁）
江南孝明 杂志社的新编辑（24岁）
内海笃志 稀譚社摄影部的摄影师（29岁）
光明寺美琴 女巫（32岁）
瓜生民佐男 W大学超常现象研究会会长（20岁）
木坚早纪子 该研究会会员（20岁）
河原崎润一 该研究会会员（21岁）
新见小末 该研究会会员（19岁）
渡边凉介 该研究会会员（20岁）
福西凉太 该研究会会员（21岁）
鹿谷门实 初露头角的推理作家（40岁）

（括号内为1989年7月时的实足年龄，已故者为享年）

钟表馆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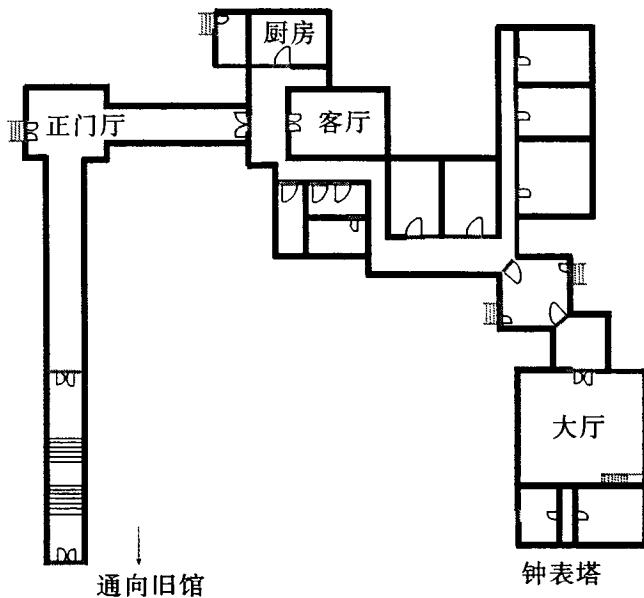


钟表馆旧馆平面图



钟表馆新馆平面图

→ N



目 录

序 曲 / 1

第一章 没有时针的钟塔 / 16

第二章 两个迟到的人 / 38

第三章 旧馆之一 / 45

第四章 死者之锁 / 74

第五章 旧馆之二 / 89

第六章 遗 嘱 / 106

第七章 旧馆之三 / 125

第八章 16岁的新娘 / 147

第九章 旧馆之四 / 165

第十章 沉默的女神 / 193

第十一章 旧馆之五 / 208

第十二章 四个孩子 /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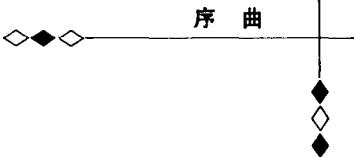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旧馆之六 / 260

第十四章 不眠的功罪 / 298

第十五章 虚梦的尽头 / 307

第十六章 女神的歌声 / 324

尾 声 / 384



序 曲

为了躲避倾盆大雨，江南孝明跑进一座好不容易才发现的建筑物里。一进屋，他立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怀表。怀表是两年前去世的祖父的遗物。从那以后，他不再戴手表，而一直喜欢用这块怀表。

下午4点半，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

其实，他是算好了时间才离开家门的。可是，由于还不熟悉这座城市，换乘电车什么的花去了很长时间，再加上一下车就遇到了一场似乎专等他来才下的雨，为了买伞又花掉了些时间，而出了车站，顺着别人指的路走，又累得够呛，结果就这样来迟了。

多年不见，自己却迟到，心里总觉得难为情。但对方不会是因为这点事就不高兴的人，他这样安慰自己。即便是迟到了两小时，那人也一定会笑着原谅自己。

他一边拂去折起来的雨伞上的水珠，一边环视着这座光线昏暗的建筑物内部。这是座建在东京世田谷区上野毛幽静的住宅街上的公寓——“绿庄”，现在他所处的地方是正门走廊。

他望了一眼排列在右首墙上的银色信箱，急速地寻找要拜访的人的名字：

“岛田洁 409”——四楼的九号房间。

这是时隔约三年的会面，那张令人怀念的面孔又在心中浮现：

黑瘦的面颊，尖下巴，大鹰钩鼻子，凹陷的眼睛略显耷拉。他总是皱着眉，撅着厚嘴唇，看上去像是一个性格阴郁、难以接近的人。可江南知道，实际上他是个颇为开朗、喜欢说话的人，而且江南还喜欢他那常常露出的笑容，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年般的。

只是——

能够和他再次见面，江南很高兴，但另一方面，江南自己也无法否认心里还是有些犹豫，或者说心怀恐惧。

为什么会有畏缩心理，原因也很明白。总之是害怕和他见面。不是害怕和他这个人见面，而是害怕和他见了面后，交谈中必然会唤起关于三年前那桩事的记忆。这三年里，自己没有积极地创造机会与他见面，江南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在作怪。

不能永远背着过去这个沉重的包袱。江南也很清楚这一点。三年前，许多朋友一起死亡的事件给江南的精神造成了不可言喻的打击，也给那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可是他觉得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这一切都已随风而逝。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的，是的，时间这个东西从过去向未来不断流逝，你无法操纵它，无论你怎样期望，死去的人是不会生还的。

他的心仿佛被雨水浇透。也许是因为这可恶的雨，江南的情感突然间好像要顺着黑暗的斜面滑落。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一边关住这情感的闸门，一边向走廊左首的电梯走去。

他再一次弹掉沾在雨伞上的水珠，把手伸向传呼键。就在他的手要触及按钮时，门先开了，走出来一个女人。



这是个高个子女人，穿着生纺的麻纱西装，外套淡紫色罩衫。略带褐色的头发在肩膀处剪齐，白皙脖颈上的项链闪着金光，让人在一瞬间为之目眩。在湿润的空气中，飘来一股有点异样的香水气味，这气味似乎能让人昏昏欲睡。

这女人低着头与江南擦身而过，看到这女人的脸，江南吓了一跳——化着浓妆，戴着又黑又大的太阳镜，年龄在30岁左右。因为戴着太阳镜，看不出她长什么模样，但似乎可以肯定是属于漂亮女人那一类的。

江南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其实并不是真的见过——好像是看过照片或什么的。

他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目送着女人的背影。

女人看了看刚才江南确认的“409”左侧的邮箱，从里面取出几个邮件，装进手提包里，然后立即朝玻璃门走去。

女人的身影消失在密密的雨雾中，江南回过头，目光停在刚才那女人看过的邮箱。

“408”，是马上要去拜访的房间的邻屋。

看到上面的姓名牌上写着“光明寺 美琴”时，江南吃了一惊。他离开了开着门停在那里的电梯，朝邮箱方向走了几步，重新审视了一遍排列在白色台纸上的文字。

没错！的确是“光明寺 美琴”。

是的，不会有名字相同的人。这便是那位光明寺美琴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刚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的感觉就很自然了。

还真有这种奇怪的偶然呵。江南心中惊愕不已，走进了电梯，狭窄的铁箱中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水气味。

刚一按四楼九号房间的门铃，没多久，门就开了。紧身细腿的牛仔裤，上身是皱巴巴的黑色T恤，以这身打扮出现的他看

上去和三年前最后一次见面时没有任何变化。

“啊，湖南君！”

和三年前一样，他将江南的名字叫成“湖南”。

“欢迎你来！”

“你好！久违了！”江南低下头，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听到这话，对方略歪着头说：“唔？说好是4点吧？”

“是的。”

“那样的话，你又没有来晚。”

“啊？”江南感到奇怪，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已经过了4点半了。”

“这就怪了。我家的钟还不到4点呢。”

也许是刚起床没多久，他不断地揉着凹陷的眼睛，一边回头望着屋里：“喏，就是那钟。”

起居室的墙上挂着古老的八角钟，时钟的确是指在4点前。

“哎呀！怎么搞的？那不是停了吗？”还没等江南指出，他自己就先发现了。他用手指抓搔着柔软的卷发：“真是糟糕透顶！这家伙是前几天刚从旧货店里买回来的，竟是这样的！”

“是吗？”

“昨天刚上了弦的。也许是什么地方坏了吧？”

他歪着头左思右想，一筹莫展的样子很滑稽，江南使劲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算了，别管它了。”

他好像心情又变好了似的这样说道，本名为岛田洁的新派侦探作家鹿谷门实露出了跟三年前一样的天真笑容。

“哎呀，你能来真是太欢迎了。你可是变得帅多了。来来，快点进屋吧，江南君。”

江南孝明与岛田洁的初次会面是在 1986 年的春天。江南甚至还记得那天是 3 月 26 日。当时江南 21 岁，是位于九州大分县 O 市 K 大学工学系的三年级学生。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天江南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的名字叫中村青司。这个人在大分县的一座叫角岛的小岛上建造了人称“蓝屋”和“十角馆”的奇异建筑。他过着隐遁的生活，是一位内行人都知道的建筑师。可他在半年前，即 1985 年的 9 月份就死了。为了解开这“死者来信”的谜底，江南拜访了青司的亲弟弟中村红次郎，在红次郎的家里遇见了常来此玩的岛田。

他是寺院和尚的三儿子^①，整日闲着没事，有着毫不逊色于江南的旺盛好奇心，对这封以青司名义写的信显示了极大的兴趣。他还是一个狂热的侦探小说迷，听说江南有一段时间是大学里“侦探小说研究会”的成员，立即就显出从心底里喜欢江南的样子。

这之后，江南与岛田一起花了几天的时间，共同探寻“死者来信”以及青司死亡之谜。详细经过这里暂且不提。结果是两人意想不到地牵扯出一桩案件，即那时到访角岛十角馆的江南的朋友们惹来杀身之祸的案件。这便是前面提到的“三年前的那桩事件”。

和岛田的交往，在事件过后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慢慢地疏远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江南为了准备毕业论文和研究生考试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那年的 7 月。而岛田在这

^① 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生子。——译者注

之后，用尽所有的闲暇时间，东奔西跑，参与各种各样的案件的调查。他偶尔也和江南联络，告诉他自己的近况。江南还记得大约就是那年的10月，他打来电话，讲述了发生在冈山县山中的“水车馆”的杀人案件。这水车馆好像也是中村青司设计的建筑物。江南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里却想大声呼喊：血腥的杀人故事我听够了。

大学毕业后，江南考进了工学系的研究生院。但那时，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和岛田的联系。

研究院的两年硕士课程一结束，江南就进入了位于东京的大出版社稀谭社。那是今年4月的事情。离开九州后不久，他就试着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岛田家打了电话。令他惊讶的是，岛田已于去年将家搬到了东京。由此江南终于知道，岛田作为一个笔名为“鹿谷门实”的侦探作家已经名声在外了。

“即便这样，我还是吃惊不小。不知不觉中你竟成了一名作家。”江南被领进起居室，一边往沙发上坐一边说。

岛田好像有些难为情似的眯缝着眼说：

“我才真是大吃一惊。工学系出身的你却进了出版社，而且偏偏是稀谭社。真让我感到意外。”

“我本来是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去应聘的，结果还真的被录用了。为什么被录用，至今我还觉得不可思议。《迷宫馆的诱惑》我已经拜读过，虽然晚了一点；如果早知道是你写的，我会早一点看的。”

《迷宫馆的诱惑》正是去年9月发行的作家鹿谷门实的处女作，得知出版商不是别人而是稀谭社，江南也深感意外，觉得和他还真是有缘。

“本来也给你送了一本，但由于地址不详给退了回来。租住的房子是什么时候换的？”





“刚进研究生院，那座公寓就拆了。——我想是因为我忘了向邮局提出转送的申请，所以收不到。我一直想着得空要与你联系，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许久，真是对不起。”

“哪里哪里。我也是整天东奔西跑，瞎忙活，也没顾得上联系。”

“可是……”

“你今天能来我这里，我没有任何不满意。”

看着岛田一边说一边频频点头的样子，江南心里清楚：这个人体察到了自己想彻底忘掉三年前那桩事件的心情。也正因为如此，那年自己不顾一切地拼命用功，埋头于毕业论文和研究生考试；而对于与岛田的会面交谈，自己虽然消极但却不能不抱有一种恐惧的心情。这一切岛田都看出来了。

江南想说声谢谢，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没有说出口。

看到桌上放着脏兮兮的烟灰缸，江南点燃了香烟：“丢下寺院不管，没事吧？”

正在厨房的柜台上装配咖啡壶的岛田停了下来，稍微耸了一下肩：“老爷子还很健壮，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把住持的位置让给儿子。”

“来到东京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怎么说呢，的确是方便一些；但也不是我的目的。”

“那是为什么呢？”

“怎么说好呢？我是想在近处看看世纪末这座城市的动静。对于乡下的健康生活我已变得厌倦起来。”

“唔？”

真是个怪人，江南在心里嘀咕着。他大约有40岁了，可一点也不像与年龄相称的人。他有没有考虑过要结婚呢？关于这个江南决定暂且不去问。

江南一边往烟灰缸里弹烟灰，一边环视着房间。这是一间宽阔的起居室，他原先想像屋子里肯定是乱七八糟的，可实际上收拾得很干净很整齐，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独身男人的住处。

“在这里，这房子相当不错了。房租也很高吧？”

“大概是那样的。”

“你说‘大概’，这是什么意思？”

“这家公寓的主人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很同情初出道的生活寒酸的作家，于是廉价租给了我。”

“哎？”

“他是大学时代我所租住的住宅主人的儿子，他们是大户人家。我和他同龄，那时他也住在这里，相处得很好。其实就是‘绿庄’这座公寓。”

“原来如此。所以这里……”

“Green Heights，即‘绿庄’。”

“唔，他继承了家业，然后改建成这座高级公寓的吧？”

这时，江南发现桌子一角放着一个有趣的东西，是用黑纸做成的形状复杂的叠纸。

“这就是你提到过的‘恶魔’吧？”江南手指着那东西说，“《迷宫馆的诱惑》一书中好像提到过。你现在还热衷于叠纸吗？”

“啊，可以说是吧。”岛田用手抓起这件有耳朵、嘴巴，从手脚到翅膀和尾巴一应俱全的叠纸作品，把它放在伸展开来的掌心上，“那本书出版后，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设计‘恶魔’原型的叠纸研究家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也曾读过那人的书，所以记得折叠方法。而那人专程来信告诉我新设计了‘改良型恶魔’。你看，就是这个。旧型只有五根手指。”

江南接过“恶魔”一看，果然原来的五根手指被分成了七根。